



# 闯荡美利坚

江浩  
著



江浩著 ● 闯荡美利坚 ● 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(京)新登字 083 号  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阎荡美利坚/江浩著. - 北京:  
中国青年出版社, 1999

ISBN 7-5006-3457-9

I. 阎… II. 江… III. 散文 -  
中国 - 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  
核字(1999)第 12499 号

策划组稿 黄宾堂 龙冬

责任编辑 黄宾堂 熊耀冬

装帧设计 李鸿飞
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政编码 100708

电话 64032266

E-mail: cyph @ eastnet.com.cn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河北遵化胶印厂

版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开本 850 × 1092 1/32

印张 7.75

插页 3

字数 152 千字

印数 8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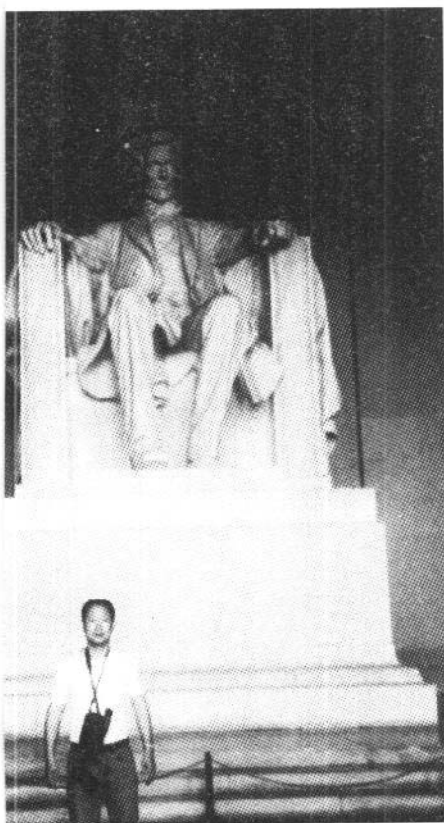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 12.60 元

文学不是散步，  
不是无目的乱走。

——题记



## 华盛顿：韩战 纪念碑



不论你多么脱俗，也不论你多么低俗，到了华盛顿特区，你必定会去看看也可以说是去瞻仰林肯纪念堂；如果，你没去过华盛顿，你其实也比到过华盛顿的人将此看得更为全面。

只要你看过美国大片《阿甘正传》，只要你还能记得阿甘被人误拉进反战讲演行列，而讲了一堆什么话又恰巧被出了毛病的扩音器给消了音，同时见到失散多年的恋人；两人不顾一切冲入宽阔的水池，紧紧拥抱在一起——那个地方就是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中间的反思湖。

但是这么一个经典的片断，选择的拍摄地点竟然都是靠战争而声名显赫的两位前总统中间，不知是幽默还是另有寓意。而美国人又在



两位总统遥遥相望的冥间，人工地制造了一条天河，是让两位已故总统反思，还是让后来者反思？这使我想起武侯祠里那个也经常让掌权人列为警句的对联：

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 
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

东西两个半球，相隔万里，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前者让你在旅游中完成，后者让你在熟读中领悟。西方的直接、形象与直露，东方的含蓄、隐晦与启发，双重地让我感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肤浅与无奈。

方尖碑式的华盛顿纪念碑，除了让人们记住他的功绩外，也让来此的设计建筑大师们记住：华盛顿市的相关法令是，为了表示对这位总统的尊重，此地，也就是三千四百一十公顷的土地上，任何建筑物不得高于此碑，否则，一律视为违法，重则判刑，轻者罚款。从立法到现在，还没有一个人敢用自己的存款与银行的贷款来开这个法规的玩笑。

对于华盛顿总统，我知之甚少，再说登上此碑和蹦级跳的感觉也差不多，拍摄休息时间又是有限的，即使没限，我也得毅然决然地选择林肯纪念堂。因为除了我的恐高症，它的邻近还有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：韩战纪念碑与越战纪念墙。而这两座纪念碑，我们是很少会付诸文字的。因为，都与我们中国有关，而且是负面的。

华盛顿纪念碑、林肯纪念堂、反思湖、越战纪念墙、



韩战纪念碑，组成了一部美国的形象历史。为了更完整一些，还可以搭配上白宫与国会山——其实根本建在山上。

这两次战争，一个是在我的童年爆发了，一个正是青年时期干开了。教科书对这两次战争的描绘，使我至今还认为“尚武”是男人的标志；就是这两次战争，一直影响着我注定无法实现的“马革裹尸”的将军梦想。我是想看一看，美国人是如何布置纪念这我们称之为入侵行径的。目前，我说什么也得先走进林肯的历史。我也知道出来时，只有一种“敬仰”，安在什么伟人身上都合适的感觉。

此时，从外形上看，当年设计林肯纪念堂的亨利·培根，不能说剽窃起码是复制了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巴特农神庙的设计，当然，那时还没有知识产权这一说，即使是有了，这么多年也过了有效期。外面一口气立着三十六根多立克式圆柱，守着这个陵墓；听人说是象征着林肯被刺时的美国三十六个州，谢天谢地，他要是死在今天，得要浪费不少大理石建材，现在美国已经五十多个州了。柱子顶上刻着当年三十六个州的名字。我想美国人也真是尊重历史，这要是在中国，说什么地方政府也得加上点什么。人民，有无数个要改变它原来历史面貌的理由与借口，在对伟人的尊重里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我像所有人一样，仰望着高高在上的美国总统，感觉这个人的坐姿怎么和毛主席那么相似，好在他们都是伟人，一样不计较小节？林肯有多么伟大，我不知道。但当年，也就是一八六一年林肯坚决对制造“两个



美国”的英、法和自称南方蓄奴“总统”的戴维斯，进行不留情的打击。先是从海上截获了从古巴上了英国“特伦特”号邮船，欲往英、法执行南方联盟大使职务的梅森和斯莱德，后又将英国驻南方的各个领事驱逐出境；从此，已经分裂的南北美国，成了一统天下。由此，历史上留下了他的名言：

美国人民在地球上占有和居住的这片土地只能作为“一个民族大家庭的家园”，不能够作为两个或更多民族大家庭的家园。

由此，我不得不起一个人来——尼克松。尼克松总统不论活着还是死去，都没有林肯总统显赫，但有一点是让我们应该记住的，就是实现中美握手。所以，在他下台后，中国不忘旧情，助威加示威似的，再次请他跨过政治的海洋，到东方古国做上上宾。林肯的无数后任者，有着无数的功绩，但对国家的完整，尼克松似乎更能领悟到前辈的真谛与美德。也就是他，在犹太人基辛格的导读下，真正读懂了林肯的名言并付诸行动。

纪念堂的南边刻着林肯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，在盖特斯堡演说的名言：为民所有，为民所治，为民所享的政府不会从世上消失。

走出林肯纪念堂，左边是韩战纪念碑，右边是越战纪念碑。我或许是处在哲学中那头困惑的驴子位置上，是吃左边草呢，还是吃右边草呢？幸运的是我没犹豫，立即向韩战纪念碑走去。因为，我对越战并不感兴趣。同样是战争，留给世界的价值却是天地之差。这如同找





妓女似的，会找的找到了茶花女、小凤仙，弄出一部名著和一段革命历程；不会找的也找了，被送到派出所交五千元罚金，闹得里外都不是人。战争，留给后人的也是如此。

从美国最新解秘的资料里，我们必须重新去认识韩战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抗美援朝战争，但不是让我们否定这次战争。历史，既不欢迎你过多地肯定它，也不喜欢你为所欲为地质疑，因为它已是不可能改变的往事。但它确实是有时被人唆使出现在花柳街上。当然，这是历史的意外，也可归于暂时的失足。终究，它会从良的，需要我们有足够耐心等待。

在通往韩战纪念碑的小径上，全世界各种肤色的人，相互不打招呼擦肩而过，在这里进行莫名其妙的颜色展览；所有人类语言，叽哩呱啦吱吱咋咋，无法交流中又得拿出皮笑肉不笑的通用法宝；上帝可真是个不负责任的主，单不知节育不说，还造出大同小异的人来，说着南辕北辙的话。

越往前走我越明白了。这哪是林肯纪念堂、华盛顿纪念碑、反思湖、韩战纪念碑、越战纪念墙？这是一座由各种标号的水泥和大理石建成的旅游金库，人们在向美国历史低头时，腰里的钱包也就自然而然地瘪了。真正成了：精神上的富有者，生活里的贫困者。活人开发死人钱，美国人在这上面做得最精明。仅就这一点，我们和国际上就一时半会接不上轨，我们也是开发地下人的储蓄所，但我们做得不精明。美国人的小摊上，贩卖着从建国以来所有的英雄与事件。给你的是纪念品，他收起来的是存折。金钱与英雄、牟利与



高尚，天生和谐地并存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所有值得纪念的地方，并养缮和育肥这些后人创造的名胜古迹。

历史是有价值的。此时，我才真正悟到：它确实是有含金量的，确实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财源。

一队穿着雨衣，端着 7.62mm，M1 式卡宾枪的美国大兵，正冒雨谨慎行军，要到什么地方去，不知道。是仁川登陆？将打到釜山，让李承晚重演敦布尔克大撤退，眼看就要统一朝鲜的人民军拦腰痛宰？还是和突然出现在温井的志愿军 118 师遭遇，困惑地踌躇不前？他们情绪紧张，心情沉重，目光凝重，一身泥浆也丝毫掩盖不住战争带来的疲惫。走在最后面的士兵，突然转过头来，向走近的游人发出永恒的“嘘”声，是前面情况紧急，还是不要惊动这些被断裂的时间凝固了的英雄？

这是一片面积约有四十平方米，在绿草丛中进行的一个排战士的雕塑群像。他们在战斗行进中，蓦地变成了历史的化石，永久地以各种战斗姿态注视着和平到来的今天，与从身边默默走过的花枝招展的人群。

生气勃勃的人群与死气沉沉的战士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：这就是战争与和平。

来自世界各地的喘着气的男女老少与停止呼吸的美军士兵，混杂在一起，很难辨明哪是当代哪是历史，哪是外国的哪是本土的。由此，一座世界最大最特殊的“珍惜和平、享受今天、不要战争”的雕塑群像，出现在华盛顿与林肯的视野中间。这是当年设计者所始料未及的。

我刚要拍一张纪念照片。这时，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标准的中国老人，无声地滑到我跟前，沙哑地说：“是从



大陆来的吗？”我不解地点点头。

他说：“好。你是导演？”我想了想，并不认识他。

他说：“我上午看了你们在联邦最高法院门口拍电影。”

我笑了：“你是从大陆来的？”

他点点头。他的轮椅正挡在旅游的道上，尽管行人都自觉地绕开他，我还是将轮椅推到一个不碍事的美军死难烈士名单碑墙下。

他说：“我不在这里，离这远点。”

我并不在意，于是索性给推到路边的草坪上。他说：“我抽烟你不反对吧？”

我说：“只要林肯不觉得呛嗓子，没人会有什么异议。”

他说：“你还很幽默，东北人说话都这样。我来这快二十年了。”

不知道他是自言自语，还是说给我听。他是不是也会像那些我根本瞧不起的人，马上就给你看美国的绿卡，或证明自己入美国籍了？这一段时间，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。虽然，那两样东西确实是地球上最让人梦想的追求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得到它。我不是狐狸，那玩意也不是葡萄。

他也许看出我要离去的样子，说：“我当年是志愿军战士。”

这句话，在这样的场合，足能够让我一愣，并感到有一种什么意义，我自己也说不清。我的左边是韩战纪念碑，我的右边是个双腿没了的志愿军战士，再加上是个陌生的国度环境。这不是戏剧吧？我的脑袋像



抽了大麻，出现了一种职业的幻觉？这他妈的有点意思。

他东张西望，好像在找什么。

我问他：“有人陪你来？”

他说：“我女儿，说女儿也四十好几了。我没要上这来，是她硬把我推到这个鬼地方的。吃人家的嘴短，没法子事，老了。我其实是要去肯尼迪艺术中心，看看那个被人杀了的总统。你想想，我一个抗美援朝的老兵，操，上这看什么？在朝鲜战场，我看了他们二三年。你不烦我吧？”

我说：“我觉得你说的事挺有意思的。”

他说：“留着当素材吧。人老了，都乐意说，也没几天说的了。你说，他们就立了那么些美国兵，招惹来这么些人，左看右看，有什么看头，怎么看，他们还是被我们打败了。当初不懂，真的不懂，抓着俘虏，一看蓝眼睛，赶紧给倒眼药水，优待俘虏，这是纪律。严着那。咱们的人可死老了。我们排着队往前走，运尸体的车一辆辆往后拉。开始，我们还以为是战利品呢。后来，六十多辆嘎斯车，你没见过吧，老毛子的，苏联的，一辆接一辆被美国飞机给炸翻了，我们去抢救物质，一看全是死人，我们班当时就吓精神病一个。不让说。你说也怪，当时，我们的火全都上来了。上甘岭电影你看过吧，就那样，恨不得抓住一个抱住就咬，直到咬死了拉倒。你们东北话，我有几个东北哥们儿，一个也没回去，全都战死了。”

老人说时，泪花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。不知怎么的，我没听出什么自豪来，好像有些委屈。我小心地问：



“你是不是觉得，你们这些人，也应当立个什么碑？”

他说：“立了，都在朝鲜那里。我不明白，我们的人埋在那里干什么？死去的人家里就收到一张纸。美国就这一点好，到现在，还在朝鲜、越南找他们的士兵的尸骨，一定要运回来，埋在自己国土上。当然，我们当时是国际无产阶级战士，哪里都是家。你说我女儿是不是想让我早死？弄到韩战纪念碑下气我。美国大兵打不了仗，立这么多泥塑的有什么用，怕死。前面倒下一个人，后面趴下一片，没有半个小时，你别想让他们起来。我们，你没见到，前面被炮弹炸没了一个班，还没等你睁开眼睛，一个排的战士扑上去了。啥叫勇敢？那才叫勇敢。你说，这一群美国兵，抱着枪，还往前摸哪，现在的人都来看他们，觉得美国大兵真了不起，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告诉你，前面就是志愿军的埋伏圈。”

老人回头看一眼韩战纪念碑，嘴里还开了一枪。

我问：“抗美援朝时，你是哪个军的？”

他自豪地说：“我？13兵团的。”

从书本上，我知道由于诸多因素，原15兵团指挥机关，统治了13兵团，13兵团，就是和平解放北平的部队。“你是不是在温井打了？”

老人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对抗美援朝知道得不少啊。但我没打。十月二十一日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我们碰上只带三个警卫的彭德怀，那可是彭总啊。他也找不着大部队了。当时过江后乱了套了。谁和谁都失去了联系。他的一个警卫从山洞里出来拉屎，我们以为是特务给抓住了，一审问吓坏了。赶紧报告上头。我们师长不信，让我领几个人去看看。我一看回头就跑，报



告说：正是彭总。就这样，师长将我们这个连留下给彭德怀当了警卫。部队再往前走，到了温井碰上了美第8集团军，抓了我们二十五个俘虏，才知道中国大部队进入朝鲜了。”

我问：“你是打那次战役负伤的？”

他不满地问：“你怎么说我负伤了？”

我下意识地看看他的腿。

他根本没注意我的眼神。他说：“第五次战役，打得最凶也最惨。”

我疑惑地问：“13兵团？”

他倒也明白，说：“我们那个连，被美军炸得只剩两个班了，后来编入60军180师。你听说过这师吗？”





我摇摇头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现在，人们都不提它了，忘本啊。我告诉你，整个朝鲜战争，就这个师战功卓越，受的损失最大，经受的洋罪也最多。我们打得全军覆灭。就是这帮家伙……”老人不拿好眼神瞅了瞅韩战纪念碑，继续说，“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鬼地方，连雨带血，我们整个师挤在一起，成了空中飞机地上大炮的靶子。上甘岭还有个洞可以钻，我们往哪钻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没有一个是整个尸体，到处都是胳膊、大腿，树桩子一样栽在炮弹炸出的泥坑里，能来回咕噜的肯定是人脑袋。我最好的朋友李开福，跟着我往后撤，慢了一步。我听到叫声回头一看，见他向我举着一堆破布，不知道朝我叫什么。我气坏了，都他妈的什么时候，还站在那。我跑过去，狠命一拉他的胳膊，想让他快点跑，没想到拉了空，自己栽进泥坑里。我翻过头一看，脑袋都大了。李开福站在那里，手里拿的哪是什么破布啊，是两条胳膊被炸断后剩下连着的筋带着骨头碴子，还有泥和血，在胸前晃里晃当的。他一点都不知道疼，还让我快跑。我能跑吗？他是从国民党军队投诚过来的，当年，我们13兵团进入北平，他们傅作义部队出城投降，我接他的岗，我们俩还给对方敬了礼呢。后来他们整编为53兵团。

“抗美援朝开战后，在原国民党将军董其武带领下，23兵团保护我们称之为炸不烂的运输线。一个个拉军火的汽车战士全都死在运输线上了，他会开车，就上了车给我们送弹药来了，我认出了他。他也回不去了，战斗前编入我这个班，我是班长了。一个星期



前，他爹被我们镇压了。他还写了血书支持政府毙了他爹呢。

“我问他爹犯了什么错？他说，他爹是小资本家，开咸菜坊。说苏联都不敢打美国，中国充什么二百五，和他小老婆说，小老婆要求进步，给政府报告了，拉出去就毙了。这些没影响我和他的感情，那是战场，我背起他就往山沟里钻。也不知道跑了多久，他说疼得要死了，要自杀，我找了个石头缝，放下他，二话没说，将他绑在地下，脱下我的鞋塞到他的嘴里，拔下刺刀，从两个肩胛骨处生生将炸烂的胳膊给卸下来了。我那双新媳妇做的千层底鞋，让李开福给咬断了。我背着他走了不下百里，泥里血里，不知道南北乱走，找我们的部队啊。只要找到部队，李开福就能活下去。他是他家独苗，我不能让他家绝后啊。再说，他也是起义过来的兄弟啊，我们又敬过礼。”

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老人，又是在美国的韩战纪念碑前，我不能不想到，这场战争，外国人认为是中国挑起的，原因是战事爆发前三个月，毛泽东访问了苏联，其实，中国是从外电得知朝鲜开战的。而中国则认为，这是美国挑起的。因为杜勒斯也就是后来的国务卿在六月十八日，进入了三八线，蓄谋发动了战争。当时，他仅是个新闻发言人。从美国揭秘的有关资料看，这也是巧合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军投降。九月，美国从重庆接回韩国临时政府，苏联送回了在苏联的朝鲜劳动党。联合国要两大党进入选举。双方中间以三八线相隔。三八线没有像国际惯例那样划分界线，而是越过山





脉,截断十二条河流,拦腰斩断二百八十四条土路,二十三条公路,六条铁路。人为地分为两半,二战后还有一个国家也是这样,那就是德国。南韩选出李承晚,联合国承认。北朝鲜选出金日成,东欧承认。此时,苏美都撤兵回国,此地即成真空。对峙着两个不同政党,两个仇视的阵营。

这场战争,坦率地说,起因与中方无关,与美方也无关,可是,偏偏这两个无关的国家在第三国进行了你死我活的厮杀。中国代表着社会主义,美国代表着联合国,也就是资本主义一方。

美国当时要制止朝鲜入侵南韩,召开联合国安理会。苏联缺席,没有行使否决权,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在二战刚刚结束后再次爆发。六月二十五日,安理会九票同意,零票反对,南斯拉夫弃权,通过联合国军进入朝鲜内战,理由是说北朝鲜此举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。四个小时后,美国务院、国防部命令远东海空进行支援,美第七舰队进入海峡。六百多自以为是的美国大兵登陆,但在北朝鲜两个师的打击下,当场死了一百多人,逃回二百多人,其余失踪。此时,法英等国又向联合国提案,组织军队,听命于美国将领指挥。九票同意,四票弃权,最后通过,苏联这一次又没出席,也就谈不上行使否决权,战争显然扩大,出兵的各国军队统一使用联合国国旗。

二战名将麦可阿瑟指挥联合国军仁川登陆,使北朝鲜的全面胜利变成全面溃逃,这时,我们和敌人不期而遇。这就是温井之战。美第8集团军抓了二十五个中国俘虏,才知道中国大部队进入朝鲜。联合国为